補續全蜀秇文志

續補全蜀藝文志卷之四十二

黄岡杜應芳　裁訂
景陵胡承詔

志餘

詩話一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

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復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雜記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同上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

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同上

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又揚子雲

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

以爲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同上

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

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又枚皐文章敏

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

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同上

惟寂惟莫自投于閣爰清爰靜無作符命此譏子雲

作也宋孫明復曰太玄一書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
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王介甫諸家以年數考
之謂子雲與莽不相及上符命投閣恐係谷子雲事
鑿鑿有據是何世人忍于汚衊賢者如此近日李本
寧移書示予謂其在川西以此段書之壁池上乃與
當時意見不合後覺入彈章噫不但賢者被誣即代
辨誣之人亦被禍矣可一慨歎桓譚新語稚作甘泉
賦夢腸出收而納之卒 曹學佺輯
王逸少與周益州書司馬相如揚子雲有後否西京

雜記載卓文君為相如作誄梁劉孝威詩君平子雲間不嗣江漢英靈信也衰或亦俱寥寥也又宋有逃禪子揚補之則自稱子雲後云

晉惠帝時蜀中謠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十八子李也其後李雄據蜀僭號按漢武元鼎二年立大城九門少城九門故有十八之稱

豆子山打瓦鼓陽平山撒白雨此綿州巴歌也巴歌二字纔見此後劉禹錫之竹枝詞李紳之巴女詞皆其變體若常璩巴志所引川岷恃平維月孟春等篇

則古詩者流非通俗之唱矣

杜宇化子鵑蜀本紀華陽國志俱引之其作詩寔起于鮑照行路難云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

有兩揚雄兩李膺兩王褒漢揚雄成都人乃作太玄經者字從手漢王褒資中人作賢臣頌者晉李膺涪城人作益州記者已上皆上著也漢李膺爲益州太守寰宇記云城西三里有李膺宅後周王褒同庾信從益州趙王出鎮之蜀褒詩有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峽路沙如月山峯石似眉鄉城遙可望廻轂念此將之句隋楊雄持節入蜀迎梁王蕭紀者字从木已上皆宦遊也

酈道元水經注曰峩山縣東北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所於其處得遺詠雖神栖白雲屬想芳流藉念泉鄉遺詠在茲覽其餘詞依然息遠世直邈想遐蹤爰其文詠可念故端牘抽札以詮其詠略曰登武陽觀樂數峩嶺千[illegible]洋湖口命非蜉[illegible]自駢臨天水心踟蹰千載後不如此段本註遺失得古逸詩中

道書所載平蓋觀稱稷治皆武陽境

北史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作四君贊以托意按宋鮑照任亦不得有作蜀四賢詠然合四賢為一首景則人各為詠也

王楊盧駱初唐稱四傑無不入蜀中者碧詩紀事稱高宗時王勃以檄雞文斥出沛王府既廢客劍南其盧照鄰邵大震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詩照鄰為新都尉大震其同時人耶子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詩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未干注脚不知也丹鉛餘録云大江自湔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頭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盧照鄰文子自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然首句亦出華陽國志而用脩未之引也成都本治赤里街張君徙置少城内城營府含脩整里閈市張列肆得與咸陽同制此亦城闕輔三秦之義

賨王入蜀亦以使事至瀟昔篇中曾及之其曰地角天涯眇難測者成都有此二石也游宦紀聞云今之

遠官及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盖俗諢也須在成都
嘗聞有天涯海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志圖乃知天涯
石在中　興寺者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
今人不敢踐履又有天涯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
六七尺有廟今石市入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
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
不復存矣
獨異記載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
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謂左右曰輦千緡市

之衆驚問答曰子美此樂將出可得聞乎曰明日可
集宣陽里如期偕往酒肴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捧
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
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
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郡

蘇頲將赴益州題小園壁歲窮惟益老春至却辭家
可惜東園樹無人也作花朱環鄭惟忠俱有詩送之
亦絕句也小許公有長樂花賦即蜀之旌節花

王維送李梓州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

夜雨樹杪百重泉楊用修詩林振秀作山中一夜雨蜀川志作山中一半雨千山響杜鵑作春聲響杜鵑方輿勝覽作鄉音響杜鵑不知何所適從也漢女輸橦布李周翰曰漢女蜀之美女也漢書曰秦置黔中郡漢興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賨布即今橦花布也

孟浩然途中晴詩已失武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曉雲低餘濕猶沾草殘流尚入谿今宵有明月鄉思遠淒淒此曲盡蜀中之境非親到者不知

除夜有懷迢遞三巴路羇危萬里身或收作孟浩然非此詩鑾作也鑾蓋避亂入蜀云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秖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嘆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出本事詩

明皇幸蜀劉長卿亦常侍從故有送史判官奏事之靈武兼寄巴西親故詩時肅宗權制靈武也閬中左綿皆得稱巴西長卿之親故有入蜀而未至成都者耳詩云猶有西歸心遙懸夕陽外

李白本末傳記所載不同唐史稱白興聖皇帝九世孫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既長隱岷山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

安往見賀知章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
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
令於此竊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白本邑人
微時募縣小吏入令卧内甞驅牛經堂下令妻怒將
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
若非是織女何得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
研席一日賦山火詩思軋不屬太白從傍綴其下句
令詩云野火燒山去人歸火不歸太白繼云焰隨紅
日出烟逐暮雲飛令慙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

死江上令復苦吟太白輙應聲繼之令詩二八誰家
女漂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傍珠太白繼云
綠髮隨波散紅顏逐浪無因何逢伍相應是怨秋胡
令滋不悅太白恐棄去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
依潼江趙徵君蕤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著
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
茫茫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
塵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釵郄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
益州刺史蘇頲見竒之時太白齒方少英氣溢發諸

爲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今邑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褵褷已有鵷鳳態淳化中縣令楊遂爲之引謂爲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詩累謫爲令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去客居魯徂徠山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又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然學者多疑太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爲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尚在廢爲寺名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失其名及綿

州刺史高枕記太白子曰伯禽女曰平陽皆去蜀後
生有妹月圓前嫁邑子留不去以故葬邑下墓今在
隴西院旁二百步外或傳院乃其所拾云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
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鉤線白曰以
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絲明月爲鉤又
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丞相竦
出侯鯖錄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時

號李白粲花之論 出雲仙雜記

君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自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嘆曰吾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白之爲人矣劉全白有唐翰林墓碣記云天旨廣漠人性倜儻知縱横術善賦詩求謝逸邁往往與會

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成敗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成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治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今詢指太白為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獨擧郡爲稱耳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

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裡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欲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盡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

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于後遂

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掖扶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于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于夜郎及放還卒于宣城

杜甫所贈與二十韻備敘其事
太白渡金門詩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入之羅
浮詩余去之羅浮余還憩峨眉又淮南卧病懷寄蜀
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遥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
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懷鄉之意趙蕤梓州人宗雲
卿精于數學與白齊名蘇頲薦西蜀人才號蕤術
術數李白文章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
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

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青天將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酉陽雜俎

閻丘師詩云鳳藏丹穴暮龍去白水渾盡稱均之文

也均亦曾至雲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襄王墓碑文皆均筆也出升菴詩話按成都文類均銅梁人武后朝爲太常博士與杜審言同年均善書即所云世傳閣紅筆峻極逾昆侖者雪嶺多其碑碣而特尚存僧在成都與甫通家來往

杜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按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珍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於砂土上獲真珠又趙清獻蜀都故事石笋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眞珠樓基也昔

有胡人于此立義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
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址在每有大雨
其前後人多拾得珍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笋非
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笋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璆
琳琅玕明珠金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則犛與此國
人所建也杜田華引酉陽雜俎謂蜀少城飾以金璧
珠翠桓溫怒其太侈伐之事爲證 出能改齋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
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

故最盛于宅時予客蜀数年屢過此集未嘗不晴蜀
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杜子美愁坐詩曰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
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氐種迥左擔犬羊存終日憂
奔走歸期未敢論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知之左
擔人罕知也注者或改作武擔又改作立擔皆可笑
按太平御覽引李充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
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又李公胤
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

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故行者謠曰楢溪赤水盤蛇九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庲降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險如此據三書是左擔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

子美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詩云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今其驛名曰雲根驛有筆亦名雲根筆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音漩杜詩盤渦鷺浴底心性張蠙黄牛峽詩盤渦逆入嵌空地斷壁高分繚繞天。出升菴詩話

杜甫出瞿塘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則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悉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

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曆張燕公段柯古之博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出困學紀聞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竹坡周少隱詩話云甲拋于雨為金所鎖鎗卧于苔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此瞽者之言也薛氏補遺云綠沉精鐵也引隋書文帝賜張淵綠沉之甲

趙德麟侯鯖錄綠沉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雖少有據然亦非也予攷之綠沉乃畫工設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管見遺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是綠沉即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沉弓虞世南詩綠沉明月絃劉劭趙都賦弩有黃間綠沉若如薛與道之說鐵與竹豈可爲弓絃耶楊巨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與杜少陵之句同皆

謂以綠沉色為漆飾鎗柄耳出升菴詩話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攷據意亦短淺譚浚明皆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絕倫齊己賦故別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出寉林玉露

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樹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爲瑶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彦和官如在宣和閣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梟梟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此墨莊漫録所載余閱峨山記云漢賓譜放浪不羈月夜聞子規啼曰竹裂吾可歸峨眉是夕竹裂天明遁去武帝累徵之不起老杜引此作裂與旗樹字對殆不偏重

蘇東坡泊舟嚶峽聞有人吟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之句曰予杜子美也世人多誤解予詩謂先主伐吳不利以此爲恨非也蓋武侯之志在于中原欲紿東吳爲外援伐之輕失策耳武侯曰若法孝直在可免此行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併詩還之宗武見斧殊不解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出雲仙雜記

縣知一·蜀之巫山人贈白樂天詩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辭樂天見之邀繁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兢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古人之服善無我如此況與皇甫李端詩人多知之王無兢一首罕傳今錄於此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戀逐襄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殿鬱蒼蒼樂天取此在佺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信哉出古今詩話

後唐張巫立曹國朝廷不用憑徐儼稱蜀何曾是蜀

人人以為名言亦皆謂蜀人忠義固臣子之常分知不知庸何恤哉蜀人為蜀都無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護晉焉耳士之生蜀者其自今宜知所愛重毋使後人辯今猶今辯昔焉 出眉州志

唐子西文采風流人謂爲小東坡劉夷叔曰唐子西善學東坡量力從事雖以自成一家其詩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後村劉氏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竹溪林氏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氣骨而未盡其變態之妙

間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奇作也 出眉州志

蘇軾飛白御書記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實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而究觀所用之意存昌歌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而想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若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睹旒頭之塵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出眉州志

余昔聞蜀人有眉三江者號稱能詩士大夫多宗之今觀閬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

必而渾厚之氣幾廢其萌矣昔方士袁天綱見閬州
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靈乃絕然予在中朝
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士嘗疑山水之秀豈獨鍾
于陳氏耶其泯淪草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麋鹿
共盡者可勝道哉今觀鮮長江之才所謂困頓州縣
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亦其鄉之先達
士大夫之罪也蓋道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
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罪哉
其所從來遠矣鮮氏唯以閬中為族姓其散漫於兩

蜀者皆以閬中爲祖今試問鮮氏所自出皆不能自言或云出于鮮于後去于而爲鮮以余考之非是蜀李壽時司徒鮮明用事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之 終

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之四十三

黄岡杜應芳 裁
景陵胡承詔 訂

志餘

詩話二

高太尉駢崇文曾孫也鎮蜀日以蠻夷侵暴乃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一日奏樂聞樂聲知有改移北乃題風筝寄意曰夜静絃聲響碧空宫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别

詞中旬日果移鎮渚宮出白夢瑣言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又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青蓮見之亦當中可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出升菴詩話

元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為監察使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多停筆個

笛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鴉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白居易有詩與薛濤云娥眉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

此路迷若似劍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出古今詩話

五溪論事云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

偶倚欄于大慈寺樓有大桐葉飄然而墜上有詩云

拭淚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

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

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

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貯小帖凡五六年方卜

任氏為婚讚諷此詩任氏曰此是妾書葉詩爭得在公處曰向在大慈恩寺閣上倚欄得之郎知今日聘卿非偶然也侯以今書較之與葉上無異

元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樂天昆仲送至城西而別後旬日昆仲與李待郎建閒遊曲江及慈恩寺飲酬作詩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後旬日得元書果以是日至褒城寄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到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計里視交合若

狩契白有感夢亂倘敍其事出古今詩話

段文昌太尉鎮荊州有還元崇寺龍華山寺廣宣上人詩云十里唯聞松栢風江山忽轉見龍宮正與休師方話舊風烟幾度入樓中鄭晨亦有題龍華山詩曰昔年曾到此山回百鳥聲中酒一杯最好寺邊開眼處段文昌有讀書臺出古今詩話

太尉李德裕出鎮渚宮嘗謂賓客曰余偶欲賦巫山神女一詩下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晝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何如段記室成式曰屈

平流放湘沅椒蘭久而不芳卒葬江魚之腹爲曠代之悲宋玉則招屈之䰟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以惑襄王非真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惟慮成夢亦恐非真李公退慚其文不編集於卷也 出雲溪友議

該聞錄云段文昌鎮成都子成式好獵丞相患之成式以所獲雉兔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故事甚悉幕僚多不曉其義以呈丞相方知其子博學 [illegible]

成式酉陽雜組云前在城因說故相牛公賞楊州秀

閉門客到嘗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開之歎狎如曩昔之友 出雲溪友議

紀事載僧陞海奉國寺詩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凄一磬竹窓外千燈花塔西按海與陳子昂盧藏用爲方外十友者奉國寺在閩中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外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王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後遂著韻英今遂寧鳳臺猶有遺迹 出本志

金堂三學山盤陀石上刻詩一首云拔地山巒秀排空殿閣斜雲供數洲雨樹獻九天花夜月摩峰頂秋鍾徹海涯長松栖星漢一二是仙槎不註作者名姓年代要非唐人不能辦也本刻九天二字提頭想必隨駕入蜀者

徐明成都人生三女皆國色教之為詩有藻思王建入蜀聞之納於後房生衍及衍嗣位尊為太后太妃同衍禱青城山遊丈人觀玄都觀金華宮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倡和詩刻石次至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

太后賦詩曰周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見出行出檮杌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禪月因名爲得得和尚出五代史

補

僞蜀武成二年王建游龍華禪院召貫休賜坐及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在貫休欲諷

之因謂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
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稱善貴倖
皆惡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
十卷出檮杌

王蜀樞密使潘屼字凝夢溺于美妾解愁夙急成疾
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蘂而生有國色善爲
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屼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
人意欲取之屼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
靳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屼曰人生貴于

適志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出

檮杌

王蜀相周庠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黄崇㩭纔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數日獻歌周極奇之召於學院與詩生侄相伴善棊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户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服案牘麗明周旣重其英聰又

美其風采在任將逾二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
封狀謝仍貢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詩
一篇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黄使君之女
幼失覆蔭唯與老嫗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
内咸歎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玉溪
編事

五代眉山楊義方舉進士任蜀長于詩自以才過羅
隱嘗有春詩云海邊紅日半離水天外暖風輕到花
出本志

乾德五年重陽王衍宴羣臣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胡曾詩曰吳王恃覇棄雄才貪向姑蘇醉淥醑不覺錢塘江月上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於是罷宴 出檮杌

後梁泰雕閣謎貔貅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颶在蜀江頭朝野僉載曰竹䶉生深山取之甚艱泰雕之地此物爭出或穿墉壞城或直門闕而入犬

食不盡則盆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故童謠云云庚午歲劉知俊叛梁入秦天水破入蜀王建殺之粉其骨揚入蜀江正戊寅歲也出五代史

王建據蜀之後有一僧常持大帚每過郡邑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掃畢輒寫云水行仙柏秦川其後王衍秦川之禍人方悟水行仙衍字也出風謡

孟蜀廣政元年上巳衆遊大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十二年遊浣花溪御龍舟觀水嬉珠翠綺羅名花異卉羅列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衆目曲江金

極貧授徒于一村叟家叟無以稱謝孫戲云候大
爲公門徒公忽然曰我豈終於此乎題云飲馬清河
日已長神機忽動月樓觴卷懷道義山河重出手經
綸社稷康陳齊得天須孔法會稽生伯敢吳忘英雄
轉眼風光別莫負鄉人笑老狂遂拂袖而去
蜀龍州土酋薛兆乾會書一揮使扇云我有龍泉藏
寶匣令人肝膽盡皆寒一朝提入中郎帳百萬貔貅雄
孰敢當盡述呂純陽詩也余初不知見而驚嘆以示
窓友高子篠潘山潘山時亦總角驚曰此人反狀形矣

必有大修後果然其亦憶中乎連然郡得冊葉一本
皆書畫名筆盖正德間物也上有豫章李士實及范
香溪題蠏詩士實題云潮落灘高天色寒悄無人語
到江干鉞鉞兵甲遥相應萬里横行信不難觀此則
士實佐濠爲逆之本態露矣香溪題云横行盡稻稚
稱鬬虎貪惏無厭化作田鼠吾將斫爾螯折爾股以
除農殃令酣我酹此語似逆知其無君而誅之也愚
按潮落天寒言時之戚也悄無人語言誅之靜治也
兵甲横行言強不可禦也然取象亦蠏何由萬里乎

李之友錢族臧信如香溪研磐折股之說矣可嘅哉
可慨哉
比海任太史公館閣仙才也曹長對聯其題清泉寺
云水國中孤峯倒影似青螺浮鏡雄劍揷空此江山
天南第一煙霞外萬事忘機但經遂吹雲素琴彈月
這漁樵海內無雙題浮橋云江關雄棧聯屯畫舫千
尋直穿雲霧通三峽天塹長虹鎖斷滄波萬頃不放
春光下五湖又神京西下八千里見烏鵲橫江夾岬
煙花迎使節關苑南來第一橋象蟠龍飲渭中天雲

擁仙槎題書舍云杜陵草堂大如斗海內知名又何
須畫棟飛雲珠簾捲雨王粲江樓不索錢書中有屋
但願尔明庚夌賦虎觀橫經別墅云大江東去浪淘
盡千古英雄閒樓外青山外暮雲何處是秦宮漢
闕小院春深鶯喚起一簾風月向花邊紅雨雨邊煙
樹此中有舜日堯天又大江東下一片石壓盡英雄
說甚玉堂金馬明月夜來數聲笛吹散星斗公然閬
苑神仙
叙琪倫印澥大千江安人初不知書因讀觀音經有

悟遂能文有僧指八角磨盤七重行樹于室者渠詩之曰大道原空八角磨盤何處轉本來非有七重行樹不須栽題水際觀音閣云曇影一江兜率陀天凝水月身香五分婆羅門女散栴檀題懺莚云旋懺旋爲若是不爲何用懺非空非色但允有色豈成空佛殿云皇明大一統三教數崇天子壽萬年億兆稱頌僧舍云補衲迎紅日開窓推白雲又佛閣云白日住虛空千古慧光彌宇宙金身來淨土三乘妙典遍河沙又題文昌祠云斗壁拱天心開北極圖書洞府六

星明斗上應人間豪傑昌期開口皆佳句也亦奇哉因憶巴中嘗有道人號雲鑿者不知何許人詩文奇妙無塵俗語士夫爭奇之嘗擲一聯于壁曰雪裡拔緊寒動一天星斗雲間補衲幾回大地山河塵市有此等見解哉

嘗聞成都長老言裴溫州保公修南宅于金津役里坊各置不斃是家與公者之一日有老者運土畚室捬遲又將與老者跳踏曰某服土最遠力竭疲怨宥之家與公曾取自何所曰取自衛閣者之宅公概

然遂遣里役之役又某巡撫者索米醋于餉官驛時應役者金堂林刑部之家以醋獻怒其不佳也重箠之其人受杖痛哭哀泣訴曰此祖公之遺我也巡撫公因詰之其人曰吾祖林銘爲尚書不如威刑刻薄作何狀使我輩受報如此巡撫公慚然遂不復有所索二事大略相似可爲恃勢凌物者之戒暇讀綠雪亭雜言彙而書之紹溪筆記

今古人不相及豈但百年即十數載後人心之愈趨愈下有若汪河者因憶成都范浣溪翁與鹿溪漁

舟俱友趙某趙鄉薦未仕而卒范公覓舟期偕寺友人輦輪月授廪于其妻子其妻杜得以完節聞子亦補府庠生矣此嘉靖中年事也又半江祝公仕至戶部主政宦橐頗富而厥嗣最愚公寢疾悉以簿籍屬之鳳野何公何公遊宦又寄之鹿溪漁舟時半江公歿十數年矣祝子愚困甚然有恚男至嘉靖丁卯歲何公悉以所寄委之命試以此二事求之並夫間或不多得甚至親如叔姪亦難以欲公并得委之又安望其能託妻寄子乎當嘉靖此歲[illegible]寄之運書後與胡盧

曰甚矣乎之逃也利在則萬里靡遐利盡則猶離間水蝗逐蜂趨晝為利耳彼何范諸公要知有不自之為矯蝕之為險者乎噫人心之不古也久矣

成都神鳳儀字子韶以工文流連女色老成勢衍生子耳俱不全然亦以壽終人謂之異數云客有誦其詠蚊垂辭云兩翅輕盈楚腰纖細鏤鏗無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扉潛身悄入羅幃裏侵憐玉體挨傍香肌嚙痕到處臙脂寄耳邊做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詞義極工緻亦靡細乎也思謂我輩若果視

冶容嬌艷避帷幕藏如蚊蚋之侵膚亂耳然則麾斥遠去之且不暇況能愛之乎惜其不能也此何異孱暑荒莽裸身委之蚊蚋哉

天地正大之氣隨物賦予無處無之故松柏鴻鴈猶完貞介況含靈稟秀粹號爲人者哉嘉靖丙午歲川中大饑川北尤甚有成都一承使自北來過保寧道遇一夫婦餓困待盡者以餅餌之稍稍能起其夫曰願鬻婦以兩金其生婦亦從許之承使憐悅其姿遂併所攜米肉之類給與之繫婦去婦泣別其夫行數里許

即投身岩下死承使懊悔數愕遂策馬亟去歸語其
親黨如此云
詩讖之說先輩非之確矣然亦有驗之事後如于如
見者雖偶中亦奇事哉壬辰余典午北上過洪縣見蔣
又溪戊辰下第詩一絕語頗自畫爲之戲綴其傍曰
莫道瓊枝不可攀東皇青眼正相看來年二月春風
裏粧點征鞍作繡鞍及辛未正朔又溪抵都下書謂
余曰曩日詩人爲更佳語矣余亦蹶然是年會試甫
畢又溪以母疾遄歸中途得捷報非粧點征鞍作繡

數乎癸酉馬鳳麓北上過岐陽寄詩于郡且極美詞林之盛余屬和之末云詞林勝槩何庸羨鳳閣應須屬大工甲戌鳳麓登第考館不與而主政工部以修乾清宫著績又劉晴川作諭太平者東鄉縣遷安寧學正客有送之詩者云錦江春色來何暮灧澦波濤興卷收立馬郊原重候郭拔錢山谷好遺劉晴川三仕過余始得舊揚春悲暮春也以太平去官非灧澦波濤乎時蜀文恪宗郭夢菊舊爽守也四句俱曲中又奇哉

宋江右忠知吉州兼提舉茶後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大作舟人恐請燒香許愿右忠取胡床坐于船頭索紙筆書一詩云萬里為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詩纔投江浪即恬靜徑達洪都此公真人哉

余同年周大忠任壽縣人自安肅令陞雲南劍川牧甫報至即被論挈家歸渡黃河舟人以風濤止之大忠盥漱絕云試將心事白河神五年常禄半于金若教此外苞苴入擬向洪濤一棹沉遂逆風而渡得無

甚云殆亦有江右忠之風乎丁丑春余自靈臺攜一僕二隸一僮馳馬赴滇以兩晝夜出棧閣客有愛余者以鬼虎盜范之余答以韻語云千里雲闊兩夜驅勞君為我慮瞿瞿青萍腰匣愁鳴虎玄髮胸藏遯野狐亂檢行裝無別物僅收宦劄并衣襦祿林客過應相笑此亦三秦令尹乎雖不敢希蹤先哲要亦心頭無愧也

保寧別駕鄧公名遵鋐者由甲第作盤城縣以水災不待奏報而發倉賑民賊民德之然以此僅得授沿

官亦殆矣常格乎有是哉濟署內江事將都變亂撫
臺檄之軍中以病辭然遺談長生久視之術胥論石
杏林詩語大洲翁嘗贈以詩云嘗經東海三年水病
懶西川六月師作吏風塵思度世參同玄構識篇詩
真二十八字史斷哉
曾白村爲余言有高士某者隱居善唫嘗中秋無酒
對月唫云隔籬呼酒來亭字又恐鄰家索酒錢不如
與妻商確定閉門推出月還天真曠達者哉詹香山
綿竹縣人爲余言其寺有古柏無林縣令將伐之造

著人莫敢近者寺有老僧題一絕于樹云定知此去棟梁材無復清蔭覆綠苔只恐深山明月夜侯他千里鶴歸來縣令見之惻然而止又某節婦者哭夫瞽目老而殂有子登第痛母之無聞也以詩丐傳于一老先生云共妻我母若爲儔我母何曾讀栢舟一點丹心隨父死百年殘喘爲孤留(或作婣)啼乳血淚凝眼歷盡艱難雪滿頭願借一言徵萬古青山不負荒丘此詩字字酸辛可泣鬼神若忘之語哉香山一動人語不在多贅如米裸鎮蓋賦稱祠堂聯云井源

百戰回戈地萬里孤忠飲恨祠又湯陰岳廟云殺身已植君臣義生氣常來久每邦人讀之未有不感動者信哉

升菴太史題聖燈寺云蒼煙叢裡聖燈紅火齊嘗輝照遠空元是楓林霜葉并露華光泫月明中又題峩眉山佛鳥云佛現佛現鳥語易隨人意變山川發晶熒草木呈祕禱坐使遊人心目亂佛現佛現觀二詩以放光事爲誑妄矣及觀李中溪遊雞足山記云正當六月詣巖殿致禱俄頃見兜羅綿雲細平一面宛

如玉地有大圓光倚立玉地之上外暈七重每重五色環中虛明如鏡凝覩者各見自身現于鏡中毛髮可數舉手動足影亦如之衆人同止惟見己身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巠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目復出無光如大紅霓傘缺此光圓如水晶映物猶謂此佛光也同衙復見平雲上有二銀船檣桅皆具如人栫之云劉小鶴公亦云守朧右肆一日余衙膜聽衙民盛傳佛現起視之餅雲罩一新寺天花閃爍而墜異哉

綿竹詹香山縣西鄉人令時遭上吏某者索賄于屬官最若公清介獨無所奉乃首被其窘折殊甚公怡然久之拂袖去作愁虎盆以刺之云一入漢南如虎穴西鄉虎穴更還深黃昏累夜嘗驚犬白日青天不怕人使我小心防出入任他大膽自縱橫不知世有周公否猛獸能驅見太平此詩章當不減巷伯哉作上吏使人忿怨如此作屬吏而所遭若此亦可發一長嘆也謾記之事在隆慶辛未年 以上出姚繼先筆記

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之四十三終